

9上

7

7

6

卷九
文
上

壽昌縣志

藝文志

序

傳

記

碑

跋

詩

賦

歌

一邦典故徵於文獻文以紀事而賦詠則文之有韻者也文獻
不足自古慨焉夫典型凋謝人力無如之何而舊簡遺編求之
篋笥訪諸金石未嘗不可裒集也但無論其爲文爲詩必有關
於地方之掌故民生之利病山川之形勢者則部而錄之豈徒
託登臨侈遊讌爲士大夫之雅尙哉至於私家著述則附記其
目於列傳中俾後之人有考焉然其佚者蓋不少矣志藝文第
九

藝文志上

傳

序

記

碑

跋

唐

徵翁洮詔

僖宗

詔曰舉爾所知下以忠而事上薦賢受賞君以禮而使臣建州
刺史李頻奏其鄉人翁洮力學苦吟隱居求志宜即邱園之賁
以旌槃澗之倫當有論思毋爲高尙可特遣使加幣就其隱居
徵之爾其幡然而改決然而來將備補闕之官期以匡朕不逮
令睦州守臣催促就道仍別遣使往建州褒賜刺史李頻以廣
賢路之勸主者施行

宋

上高宗皇帝遺表

進士胡國瑞邑人

臣國瑞言疾痛而號尙起愛親之念死期將至難忘報國之心
敢瀝餘衷仰祈睿聽伏念臣性資樸直命屬奇窮惟知強學而
力行非敢要譽以取進始由毫掾曾獻版圖荐至郎官亦先獲
被荏苒二紀參差九遷去茲蘭省之班遂守龍舒之節按臨未
幾竊盜羣興剪除幸復於方隅驚憂已入於心腹擬尋田畝以
養餘年蒙賜宮祠得瞻化日恩波未報病寢洊嬰肢體不隨膏
肓已結顧冉耕有避人之疾雖曰亡之而曾子謂將死之言誰
非善者儻收而用雖歿猶存伏願

勤儉飭躬寬仁愛

下費用物而屏玩好登忠臣而斥奸回省役務農足食禦寇將
帥均賞守令惟人一尋可久之彝盡去不急之務凡此數事皆

可類推庶裨上聖之資以濟中興之業此心非佞異乎草封禪
之書近習果賢不必出屍殯以諫言窮淚落形在神飛傷哉今
日之蓋棺冀爾異時之結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以聞

儒學翼教堂記

進士鄭 穎 邑人

邑有學聖天子所以興賢育才也學有祠賢士大夫所以尊崇
前哲也國家自藝祖開基以來力掃五季餘習振興文治於是
有五星聚奎之應逮慶歷中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士生其時復
睹古者庠序學校之盛藏修游息爭自濯磨而名公鉅儒遂肩
踵相接焉聖天子所以鼓舞而作興者至矣豐芭流仁臺萊浸

盛操觚挾簡者大郡至數萬小郡亦不下五七千於是分土析
圭者又從而推廣之自四書院之建而士益加勉今之以書院
名者又不止此矣凡儒先之有功於斯道者莫不建祠而奉事
之流風餘韻劍珮留響賢士大夫宣聖治而崇先哲其義當如
是也壽昌爲嚴屬邑地雖褊小而山川雄勝多士出焉每三歲
大比預計偕者與青溪相伯仲他邑率不能及新安朱君來爲
令也嘉其風聲氣尙思有以翼贊之顧瞻學宮規模粗立獨先
賢之祠缺如乃鳩工度材剏堂三間崇祀諸賢榜曰翼教蓋取
扶翼世教之義而屬穎爲記穎喟然曰朱君之嘉惠多士者至
矣本朝以儒術爲尙大賢輩出有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先生

發揮道奧於先有南軒晦庵東萊象山諸先生推明道學於後而南軒之守郡東萊之分教則更親歷此邦而都人士翕然自附親炙者今誦其書而不知尊其人佩其教而不知奉其祀可乎此乃建堂之本旨也而吾邑前徽之可紀者在唐則有李刺史頻翁聘士洮本朝則有至孝周公大雅秘書胡公楚材吏侍胡公國瑞右史葉公三省樞相葉公義問或以勲猷顯或以志行稱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且傳有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於是列坐以配焉使士之登斯堂者歲時展敬而奉祀思風流之未遠想典型之猶存窮養達施一以諸賢爲法將見人材日盛而光明俊偉之概有不止於今日之所觀者矣其於

勸率之道不已至乎此則令君之志也令君名渙字以節姓朱氏世爲新安人登辛丑進士第初調鄱陽尉以和濟明以才治劇甚爲郡將所重多留幕府間以裨郡政所不及此其再任也

梨嶽詩集序

建州太守 王 埜 金華人

梨嶽詩百九十五篇唐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李王之所作也昔王刺此州有異政遺愛在民廟食梨山垂五百載大赫厥靈肇啓王封紹定間埜客過於建西山先生眞公語曰梨山詩人也予欲刻其集未果子盍往謁之埜謝未暇後七年埜來守茲土記眞公語求其詩祠下不可得乃得之京城書肆中喟然歎曰王之治建尙禮法明條教當亂世推敎不敢起死又能大庇

壽昌縣志卷之六
其民無水旱疫癘盜賊之菑所謂百世祀者也其遺吟舊編騷
人文士之所諷咏而流傳者不藏之茲山非缺典歟於是命工
鋟梓以報王之德以成眞公之志夫風雅莫盛於唐王以秀悟
該洽之姿發爲清逸精深之語友方干壻姚合故能名於當時
傳之後世豈偶然哉窮山深麓之中虹光夜起則知茲詩之所
在矣嘉熙三年仲春望日金華王塾序
元

壽昌重建縣署記

葉天麟

壽昌縣署燼於丙子劫火寄治儒宮僧堂者久矣至將仕朱公
世榮尹邑廳事始克建他猶未遑忠顯王公子玉嗣建門樓棟

宇具體而已逮河間承事王公瑀以至元戊子之仲冬視事明年春慨然欲新之謀諸宣差進義阿里公簿將仕劉公泰咸隄其議而難其事旣而曰壽蕞爾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然猶足用爲善及東作之未殷也垣其後圃薙荆棘淪泉池蒔花樹竹隨手春生以俟諸後可也迺召梓人約縱橫畫間架庀材具計庸徒令諸都俟西成受功邑無官廩時則供郵驛之役者多上戶焉爭助米以給餼糧於時即山取材因都役匠村落無警工徒用勸居無何桀桶礎壁輪輳山積厥十月哉生魄始經營越九日辛未一時不作迨閏月終繕完坊埴工畢廳東西翼室各二東爲典史分司又東其屬居焉西以館臺居府之委差又西

爲掌故府東廊北六間列吏戶禮三房南二爲農田房兵刑工
列於西廊如東制外一爲投牒所一爲土地祠門臺各翼一室
東作承發其西陪臺宿直爲屏樹塞門簷檻環護以柵葺樓置
更鼓其上徙舊獄於西偏之陽中爲監房前嚴門闌後創堂以
便聽讞右爲囹圄倣園土制使可避寒暑燥濕又卽尉署故址
剏營屋三區俾戍人無淆民居又建臺門於頒春宣詔之南時
簿將仕寶公誠到官與有勞於是百里之觀瞻肅然矣鄉之耆
老縉紳咨嗟愕眙屬余紀其歲月余謂壽昌治所更幾年歷幾
政欲舉之弗能今不數月而大備自始役至訖事未嘗鞭一役
人第駭其成功之易而不知公之先入於人心者有以易其難

也抑民出什一以奉上且勞力以聽上之欲爲而就其功亦治
於人者之職分也庶民子來民之職盡矣治人者當何如而子
之哉寬征徭以息民申教化以敦俗俾訟者望彥方之廬而質
虞芮之成則簾可垂琴可鳴園扉可羅日與吏民看花河陽問
柳彭澤熙熙春臺壽域中此則公子民之本心民亦以此望公
者也雖然功之成也未易居而盛美每難乎其爲繼後來者能
踵其舊有壞必葺則壽民享永逸之福而諸公有無窮之聞倘
享其成而弗心其心或峻庀級以亢居高簷牙以聳衆借狴犴
以作威豈惟非公之心壽民即子來之初心謂何書曰戒之用
休又曰勸之以九歌俾弗壞信斯言也揚其美者其戒存頌其

功者其勸寓後之覽者尙有感於斯文

李刺史詩序

嚴州
太守 呂師仲

詩太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則誦人之詩可不勸人之志乎李刺史晚唐時詩詩成晚唐體板行於世莫不嘉尙然人知其詩之可嘉而不知其志之深可嘉公之志備見於守建之日明禮法頒教條藹然有惠政人賴以安平生之志於斯而可見矣其生爲牧其歿爲神建人慕之而有梨山之祠睦人慕之而有壽昌之祠由唐而來五百餘歲而廟食如一日公之有德於人何其大人之報公之德何其久歟余守睦幾一載適衢郡有頑盜出沒於壽邑間同寅謂余一出而捕之

及至境寇黨就擒人悉得以無恐因而謁公之祠觀公之像而詢及公之詩或謂歲久板廢有十七世孫號愛山者曾摹舊本復鐫梓而末及見焉越一月愛山乃袖新刊公詩集來訪余味公之詩知公之志而又知愛山爲善繼人之志者也於是乎書時大德元年丁酉長至前二日壽陽齊山呂師仲書於睦之坐歎堂

李王詩跋

邵文龍邑人

天地秀異之氣人得之爲文章千古一致不生存而死亡也昌黎柳州以文鳴唐其後廟潮陽廟羅池皆此氣之不泯者也梨山李王異政遺愛與詩名並傳廟食艾溪宜矣久矣然韓柳二

集家有之人誦之梨山詩世不多見每以爲恨今南隱方君文
豹來巖翁君聖沂與予宗人大椿肖翁及王之靈仍邦材以好
古博雅之心板而新之使長流天地間是可嘉尙近得斯集快
覩爲之躍然夫神行萬物之上心遊宇宙之表故其爲詩薄日
月決雲河妙密流動天昭海溟可謂無一點烟火氣愚學詩者
也秋蛩寒蚓豈能竊窺閫奧獨嘗誦工部詩云詩應有神助下
筆如有神若陰祐潛相以昌其詩則不無望於明神也歟大德
己亥冬十一月里人邵文龍載拜謹跋

白山廟記

舉人 洪國瑞 邑人

白石名山巖危洞邃有神尸之天陰晦輒聞金石音雲岫卷舒

晴雨預卜山之麓有廟巋然按郡志言吳司徒廟也建於五代
隆德元年靈應封於崇寧二年值方臘爲寇兇徒焚廟而博山
依舊儀象猶存乃宋宣和三年也其後建廟如初香篆縈回神
光赫奕水旱疾疫之禱如響斯答然神之名未究其的相傳以
爲吳起予甚疑之後閱范氏漢書桓帝元嘉元年夏四月擢光
祿勳吳雄爲司徒意神之爲漢臣也淳祐乙巳進士許怡和甫
故通直郎孫葉會龍因享祀至廟徘徊久之合辭曰廟乃故忠
訓郎胡君祖舜所建也多歷年所風儻雨憊朽腐欬頽非一木
可支今募緣鳩衆革故鼎新礱石以獻願記靈蹟先是余祖名
染字景載游宦金陵來歸謁廟語諸子姪獨築獻臺其後前婺

州蘭谿縣教諭劉季明子昭重建山門繼而儒士唐滂清叟有
東廡之營進士沈公鏗有西廡之作劉元圭君錫吳日宣德翁
復整葺之今予承先志重有是役畫棟燦而香烟凝石砌堅而
苔暈潤入斯廟登斯堂古柏霜皮喬松風響石絡青蔓臺生翠
陰遐邇歸依歲時享祀日麗桃唇風舒柳眼花朝慶節愈壯觀
瞻自龍德迨德祐之訖籙三百五十六年恭惟大元乙亥混一
以來又三十有一年惟神有靈尙克相之不泐諸石孰昭靈應
君其無辭余不敏久荷神禧博考遺編獲知姓氏亦神之默相
也乃記之又作歌以爲饗神之章其詞曰白山之巔惟石至堅
兮司徒廟左芳草芊芊兮白山之阿惟水涓涓兮司徒血食百